

依納爵皈依帶來的啓示

沈允凡¹

身處於劇烈震盪的十六世紀，依納爵的皈依無疑帶給後世莫大的啓發與影響力。本文作者從時代背景出發，說明依納爵周遭的環境如何影響他、歷史如何塑造他；而他既具有時代的痕跡，卻又跳脫了時代的格局，這一因皈依而有的轉變，同時具備合理性與不可預測性。

前 言

無論何人，希望在我们願以耶穌之名為榮銜的這個修會中，在十字架的大纛之下，為天主服兵役，只給吾主及祂在世的代表羅馬教宗服務。²

在 1521 年以前，青年騎士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de Loyola, 1491~1556）恐怕從未想過自己有一天會寫下這樣的文字。許多年後，羅耀拉家族的青年才俊成了一名跛腳的老司鐸，當他在羅馬的耶穌會會院裡蹣跚散步，剝著他喜歡的栗子時，那右腿的舊傷不時抽搐，或許會讓他想起改變他命運的那一天，想起這

¹ 本文作者：沈允凡先生，臺灣新竹市人，畢業於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目前為該系所碩士班研究生。

² 耶穌會中華省編譯，《耶穌會會憲及補充規則》（臺北：光啓文化，2010），耶穌會會典綱要 1 號。

一切從何而來。

在風起雲湧的十六世紀，鞭響與聖樂在雨林中交錯，美洲的黃金白銀開始流入舊世界，新航路乘載著香料、絲綢、奴隸與槍砲，文藝復興喚醒了希臘與羅馬的亡魂，在大師們的筆下，神性與人性指尖相交。無數的人推動著歷史，也被歷史所推動，更有一些人，即使死了仍超越時代。騎士倒下了，市民們崛起，主宰世間的，不再是源遠流長的家族譜系、眼花繚亂的紋章盾徽，而是鵝毛筆在銀行單據劃過的沙沙聲，是商人、學者、律師的黯淡袍服。大貴族們仍佔據高位，想方設法維持貴族與庶民的分際；小貴族們即使衣服破了，也不願像升斗小民般打補丁，只能抱著家名在頹倒的大廳裡茫然無措。

綜觀十六世紀，依納爵·羅耀拉的重要性絕對足以跟同時代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喀爾文（Jean Calvin, 1509~1564）、伊拉斯謨斯（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 1466~1536）、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等人相比肩。他們對世界的改變超越了時代的局限，今人仍被當時之世所撼動。但在那個英雄輩出的年代，或許只有在依納爵身上，我們看見了歷史客觀環境的軌跡失去了可預期的慣性。

依納爵·羅耀拉在同時代多數人的眼中，只是一個巴斯克鄉間沒落貴族出身的年輕人，但喜愛聲色犬馬，滿腔熱血雄心，渴望飛黃騰達，他想穿一件沒有破洞的、鑲上王室珠寶的外套。在西班牙馬德里的宮廷，貴族等級森嚴，不是出身卡斯提利亞、阿拉貢的世家大族都難以出頭；像依納爵這樣的貴族子弟，只

能義無反顧地衝進煙霧繚繞的美洲叢林、赤日炎炎的北非沙漠、烽火連天的義大利，意欲仗著手中一口劍殺盡異教徒。作一個好基督徒，也殺出一條平步青雲的路，盼望有一天得到君王的垂青，成為宮廷的達官顯貴。時代行進的速度越來越快，盛衰榮辱變化也益發無常，依納爵無人脈，無才能，唯有越發努力，拼上性命，方能走出一條生存的道路，即使是一場必敗的戰役，他也絕不投降。

他最終將這條路走到底，方知路的盡頭什麼也沒有，唯有煙硝與鮮血，還有黑暗。但黑暗中，尚有另一條道路，這條路打破他的想像與局限，通往奧秘。歷史或許能解釋，一個出身平庸的人為何選擇豁出性命，求取名聲、地位與財富；但歷史卻也無法解釋，一個出身平庸的人竟會用如此驚奇的方式，打破人們的想像，走出一條如此超越的人生旅途。

一、背景：風起雲湧的十六世紀

在談到依納爵·羅耀拉深具啟發性的皈依之路前，他所生活的十六世紀之於人類歷史的重大意義需要先被提及，方能使我們理解他的皈依基於歷史的發展具有其合理性，亦具有跨越時代的獨特性。在歐洲各地，文藝復興的花朵驕傲地綻放著，人們用新的眼光看待傾頹在羅馬城外荒野的大理石柱，古希臘與羅馬的各種典籍再度受到重視與宣揚，為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等大師提供靈感，留下了無數藝術瑰寶，在那撫摸白貂的女子、懷抱聖嬰的瑪利亞，或是健美的大衛石像中，隱

含一股醉心於現世生活、以人爲中心的氣息，一直到 1527 年羅馬遭到查理五世的軍隊攻陷時，文藝復興散發的熠熠光輝才黯淡下來。

執著於人以及現實生活，並非僅是推崇希臘羅馬文明造成的崇古風氣。在上個世紀，人們方從黑死病的惡夢中緩緩醒來，瘟疫時不時仍會造訪他們，提醒人們生命如此易逝，倖存下來的人們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態度：一種是及時行樂，享受、揮霍人生在世的每一刻，玩世不恭的他們，開始輕視靈性上的權威，只在意生活裡取悅感官的事物；另一種是謹小慎微，極爲注重健康與防疫，甚至在疫情過去後，他們仍將疫情視爲天主的懲罰，心靈也出現了潔癖，焦慮地尋求救贖與平安。

人們心靈的主宰——教會，當初對疫病的無能爲力也歷歷在目，羅馬教廷的腐敗奢華、爭權奪利，逐漸降低天主淨配的威信以及人們的道德標準；教會無法滿足心靈有潔癖的大衆，反倒給予了玩世不恭者享受世俗生活的藉口。更甚者，教會的高層往往就是那些耽溺慾望的人，出身波吉亞家族的教宗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PP. VI, 1431~1503）堪稱他們之中最爲典型且惡名昭彰的人物，他與三位女子生下至少八名子女，其中五人被任命爲樞機主教³；他的長子切薩雷·波吉亞甚至是第一位放棄

³ 與亞歷山大六世相好的女子中，有兩位爲當時羅馬的名妓，其中之一朱莉婭·法爾內塞（Giulia Farnese）甚至被諷刺地稱爲「基督的新婦」（the bride of Christ）。有關亞歷山大六世的資料，可參：約翰·朱利斯·諾里奇（John Julius Norwich, 1929~2018）著，黃書英譯，《教宗史》（臺北：廣場，2019），294 頁。

樞機主教職位的人，只爲了擔任教皇軍總司令。剛正不阿的佛羅倫斯道明會會士薩沃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曾憤怒指出，波吉亞教宗（即教宗亞歷山大六世）在位時教會的醜態：

他們一面宣揚禁慾，卻一面供養情婦……他們滿腦子只考慮世界和世俗之物；他們不在乎靈魂……他們敗壞了教會的名聲……妓女坐在所羅門的寶座上，向經過的路人示意……噢，淪爲娼妓的教會，你在世人眼前沉淪，毫不避諱，你被玷污的氣息直升天穹。⁴

這位會士最終遭到火刑處決，而波吉亞家族仍持續掌權，擴張教皇國的領土與世俗權力；波吉亞教宗的世俗與野心勃勃，其腐敗是一種表象，它反映的是羅馬教廷爲了維持人民對她的信任，不得不做出的種種手段：華麗鋪張的排場、供養及鼓勵藝術創作、協調列強的紛爭；到後來，他們才意識到神職人員的潔身自愛、制度以及靈性層次的改革，才是最重要的。但在十六世紀初期，波吉亞家族掌控的羅馬成了罪惡的淵藪，他們公開販售聖職、暗殺羅馬城內跋扈的貴族，亂倫、毒殺的傳言喧囂塵上，成了他們永遠的黑色傳奇，也塑造了天主教會最不堪的一面，直到多年以後，該家族的某一隻「害群黑羊」才爲先人們的軟弱與貪婪作了補贖。⁵ 在那之前，教會那些令

⁴ 約翰·朱利斯·諾里奇，《教宗史》，300頁。

⁵ 即方濟·波吉亞（Francisco Borgia, 1510~1572），耶穌會第三任總會長，後被教會封聖。見：艾坎立（Ignacio Echaniz）著，楊黎芳譯，《基督的僕人I：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臺北：光啓文化，2006），173頁。

人詬病的傳統，如買賣聖職與販售大赦一如既往存在，亞歷山大六世後的幾位教宗依然是典型的文藝復興貴族，「天主賦予我們教宗的權力，就讓我們享受這權力」⁶。即使教宗利奧十世沒真的親口說過這話，這句名言仍然成了很長一段時期教廷的註解，直到某位憤怒的日耳曼教士在教堂門上釘上佈告，他們才幡然醒悟教會的根基已然動搖。

世界變動的速度遠比教廷革新來得快。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1498年達伽馬抵達印度，葡萄牙與西班牙的海外擴張讓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有了飛越性的發展，塞內加爾的黃金、卡利卡特的胡椒、墨西哥的白銀與辣椒、中國的絲綢與瓷器……新的海洋、新的陸地、新的物種、新的人群不斷刺激著「舊世界」的人，在那個基督徒勢力仍須與伊斯蘭教霸權、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鏖戰不休的年代，不論是梵諦岡、馬德里還是里斯本的宮廷，都想像著如何繞過這個已知是圓形的世界，與中國皇帝或傳說中的祭司王約翰（Presbyter Johannes）⁷結盟，從側翼或後方奇襲鄂圖曼人，或是佔領未知的遠方、征服當地的蠻夷，將天主教傳播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他們派出了一隊隊人馬，前仆後繼，拿著劍、槍砲，還有燃著乳香的香爐、厚重的拉丁文彌撒經本、矗立著的十字架。然而，真正征服海外人

⁶ 約翰·朱利斯·諾里奇，《教宗史》，323頁。

⁷ 祭司王約翰是十二~十五世紀盛行於歐洲傳說的人物，在美洲發現之前的東西方歷史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被視為是共同反對穆斯林的潛在盟友。參：顧衛民，《「以天主和利益的名義」：早期葡萄牙海洋擴張的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3），54頁。

們的靈魂、為他們帶來新的信仰，還只是萌芽階段而已；多年以後，方有一位大無畏的黑衣男子，懷著對他靈性上父親的熱愛以及拯救人靈的熱火，踏上前往東方的道路。

一切的開始，源自一顆準確無比的砲彈，打斷了一名叫依尼高·羅耀拉的男子的腿；多年後的他，將經歷無數難以訴諸於言語的奧秘，他將改名為依納爵，代表著自己已全然向天主投降，皈依另一種更超越的生命，他的改變，既有時代的痕跡，卻又跳脫了時代。有關依納爵的著作多不勝數，我也無意在本文詳述他的生平，而是將焦點著眼於依納爵周遭的環境如何影響他、歷史如何塑造他，而他的改變、他皈依的開始，是如何神奇地同時具備合理性與不可預測性。

二、皈依之前的依尼高·羅耀拉

即使世界正在變動，依尼高·羅耀拉——他在皈依之前的名字——在他的童年時期，仍未察覺自己所處的世界有多少變化。依尼高·羅耀拉約於 1491 年出生於阿斯佩蒂亞 (Azpeitia) 的羅耀拉城堡，位於巴斯克地區 (País Vasco) 吉普斯夸省 (Guipúzcoa)。巴斯克人中，有許多以頑強、不屈不撓、好冒險犯難聞名，如隨麥哲倫完成環球旅行的航海家胡安·塞巴斯蒂安·埃爾卡諾 (Juan Sebastián Elcano, 1475~1526)、征服菲律賓的米格爾·洛佩斯·德·萊加斯皮 (Miguel López de Legazpi, 1502~1572)、人稱修女中尉 (La Monja Alferez) 的傳奇戰士卡塔利娜·德·埃勞索 (Catalina de Erauso, 1585/1592~1650)；這些歷史上留下濃重色彩的巴斯克人都

和依尼高共享了一樣的特質：進取心極強、雄心壯志與堅毅不拔。依尼高是巴斯克人常見的領洗名，很有可能他的母語就是巴斯克語，直到多年以後，他才將這個名字拉丁化，改成依納爵，即使這個轉寫並非正確⁸，依納爵之名仍深深影響了後世。

他出身於羅耀拉家族，一個效忠位於馬德里的卡斯蒂利亞王室（Corona de Castilla）的鄉村貴族；家世儘管古老，甚至擁有自己的城堡，然而並非顯赫到能在馬德里取得一席之地的程度。世界的變遷也不例外地影響到羅耀拉家，隨著伊比利半島諸王國王權的鞏固，社會階層也逐漸出現了扭轉，貴族耀武揚威的時代逐漸成爲歷史，以往他們能憑藉家族代代相傳的廣袤莊園、忠心的佃戶附庸、堅固城堡割據一方，抵抗王室守護自己古老的世襲權力；如今，他們被迫臣服在王室強大的權力下，失去了過往的地位。早在1447年，在位的卡斯蒂利亞國王恩里克四世（Enrique IV de Castilla, 1425~1474）曾下令拆除羅耀拉家族的城堡，並驅除依尼高的祖父，只因他曾與吉普斯夸省的幾個鎮發生過武裝衝突，但後來縮短了流放的刑期，允許他重建部分城堡。⁹

羅耀拉家發生的事，在伊比利半島上屢見不鮮，貴族仍以爲自己能掌控一方，與新興的市鎮、市民階級發生衝突，卻遭到強大王權的干預、鎮壓，於是只能轉向效忠王室，延續自己

⁸ Joseph Tylenda, *A Pilgrim's Journey: The Autobiography of St. Ignatius of Loyola*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2014), p. 4.

⁹ 艾坎立，《基督的僕人 I：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22 頁。

的政治生命與影響力。往後的日子，羅耀拉家族表現成巴斯克地區忠誠的保王黨，與鄰近納瓦拉王國（Reino de Navarra）的其他貴族分庭抗禮。¹⁰ 那時代的貴族不能理解商業的繁榮如何侵蝕自己的地位，過去能倚靠祖產享有高人一等的財富，如今卻只能眼睜睜見著學者、商人、律師逐漸為國王所倚重，能繼承爵位的人或許還能安享大半輩子，那些次子、么兒只能謀求其他出路——依尼高便是此般人物，家中十三個孩子排行最末的一個，在財產已不豐碩的羅耀拉家中，他能分得的份額可想而知。

他的父親也如是想，於是為他安排了擔任神職的準備，但家族成員的素行不良未能帶給他聖德的進步¹¹，反倒使他醉心於世俗的繁華。或許也因為羅耀拉家族的忠誠，國王斐迪南二世（Fernando II de Aragón el Católico, 1452~1516）¹² 的首席財務大臣胡安·維拉斯奎茲·糾拉爾（Juan Velázquez de Cuéllar, ?~1517）才會寫信給依尼高的父親，讓時值十五歲的他有了進入宮廷的機會。

依尼高在糾拉爾大臣那裡學會了一名宮廷臣應具備的知識，包括宮廷禮節、舞蹈、擊劍、騎術等等；待他年紀漸長後，糾拉爾也開始帶著他前往宮廷所在的各地（文藝復興時期的宮廷時

¹⁰ 同上。

¹¹ 依尼高的父親有好幾位私生子，而他的兄弟如後所述，也有不良紀錄。參：同上，21 頁。

¹² 當時西班牙王國尚在成形之中，實際上是在阿拉貢國王斐迪南二世與卡斯蒂利亞女王伊莎貝拉（Isabel I la Católica, 1451~1504）聯姻後形成「天主教雙王」（Reyes Católicos）的共主邦聯，兩王國合併，西班牙王國的雛形才建立。

常移動)。¹³ 糾拉爾的身分地位與榮華富貴，或許深深吸引了這位年輕的貴族子弟，在那個強調忠君的時代，能侍奉國王擔任首席財務大臣的高位令人欣羨崇拜，有這樣的一位達官顯貴帶領，依尼高認識了令人目不暇給的宮廷世界。

年輕的依尼高自詡是個舉止得體、彬彬有禮的青年才俊，而他確擁許多良好的秉性：勇敢、慷慨、渴望榮耀、虔誠，這些特質多半和同時代的貴族子弟一樣，除了被西班牙濃厚的宗教情懷薰陶，更深受十六世紀西班牙流行的騎士小說影響¹⁴，比如唐吉訶德口中經常拿來說嘴的名著《高盧的阿瑪迪斯》(*Amadis de Gaula*)，騎士小說、宮廷文學等浪漫傳奇刺激了他的感官，使他嚮往在宮廷博得貴族仕女的芳心，在戰場上一騎當千。

同時，伊比利半島持續數百年的收復失地運動(Reconquista)已深植在葡萄牙、西班牙的人民心中，使他們成為忠實的十字軍運動擁護者、狂熱的天主教徒；許多民族英雄誕生在這段基督徒與穆斯林殊死相鬥的漫長歷史，如《熙德之歌》(*El Cantar de Mio Çid*)的主角羅德里戈·迪亞茲·德·維瓦爾(Rodrigo Díaz de Vivar, 1043~1099)，以及西班牙史上最偉大的名將貢薩洛·科爾多瓦(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1453~1515)，後者與摩爾人

¹³ 賈士衛譯，《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文明》(臺北：國立編譯館，2000)，96頁。

¹⁴ Joseph Tylenda, *A Pilgrim's Journey: The Autobiography of St. Ignatius of Loyola*, p. 6.

(Moors)、法蘭西軍隊、鄂圖曼人的戰役中取得無數光輝勝利，宛如騎士小說中走出來的人物，本人同時也是顯赫、富有的大貴族。這些客觀環境與價值觀都塑造了依尼高，使他不只是個宮廷廷臣，也是一位富有英雄主義的熱血青年，他渴望建功立業，有著追求榮耀的強烈意念。

若要描述他的形象，從過去的記述中，我們看到的依尼高是個張揚、愛慕虛榮的青年，他經常穿著「鮮豔開衩緊身上衣、頭戴插羽毛的帽子，下身還穿著能顯露雙腿曲線的緊身褲襪和長靴，腰間配戴長劍和匕首」¹⁵，甚至常常身著胸甲和鎖甲外套，一副騎士、軍人的派頭。即便精通劍術，精力充沛且魯莽的他沒做什麼富有俠義精神的事，反而時常惹禍上身，甚至犯下了重大罪行——在 1515 年 2 月，依尼高夥同自己擔任神父的哥哥佩羅·洛沛茲 (Pero López)，在嘉年華舉行的晚上，持械恐嚇他人，原因是佩羅·洛沛茲原先有機會繼承阿斯佩蒂亞的堂區，卻遭到拒絕。¹⁶

當局認為此事是「相當嚴重」的罪行，而且「是在深夜時，滿懷惡意、奸詐地通過埋伏的手段所進行」¹⁷。由於依尼高曾受過教士的剪髮禮 (tonsure)¹⁸，他與哥哥尋求了教會方面的司

¹⁵ *Ibid.*, p. 7.

¹⁶ *Ibid.*, pp. 6-7.

¹⁷ *Ibid.*, p. 7.

¹⁸ 剪髮禮，或作剃髮禮，是一種宗教儀式，修剪在頭皮上的部分或全部頭髮，以表示獻身於信仰。這個儀式盛行於天主教中，特別是在中世紀修道院中的修士。

法保護，拒絕前往世俗法庭。但當局指出，依尼高平時總是穿著華麗、作軍人的打扮，並未自視為教士，因而沒有資格擁有豁免權。由於缺乏後續事件的資料，這個案件最終如何並不清楚，很有可能是不了了之。¹⁹ 我們能從教會歷史中舉出許多具有出身軍人、富有騎士精神的聖人，比如屠龍的聖喬治（Saint George of Lydda, 275/280~303）向來受人景仰；但同樣以軍人身分聞名的依納爵，恐怕是第一位有確切犯罪前科的聖人。然而，依納爵做過的事，反倒使他的生命更加真實，使我們相信他不是個某個哥德式教堂的石像或奇蹟販賣機，而是活生生的、不完美的人。多年後他回到家鄉，這個不堪的過往將會使他謙卑而感謝。

三、皈依的契機：軍人生涯的始末

隨著 1516 年斐迪南二世的駕崩，新任的西班牙國王，哈布斯堡王朝（House of Habsburg）的卡洛斯一世（Carlos I, 1500~1558）繼位。一朝天子一朝臣，昔日風光的糾拉爾大臣也失勢，貧病交加地在馬德里離開人世，依尼高也因而失去了保護人，見識了帝王的恩寵、宮廷地位、世俗榮華如此易逝；但同時，他也目睹了新時代的來臨。

到了 1519 年，卡洛斯一世被選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掌控空前絕後的巨大領地，象徵著哈布斯堡王朝的霸業達到頂峰，

¹⁹ Joseph Tylanda, *A Pilgrim's Journey: The Autobiography of St. Ignatius of Loyola*, pp. 7~8.

西班牙、奧地利、那不勒斯、西西里、薩丁尼亞、倫巴底、低地國諸邦同時在一位君主的統治下，加上西班牙在美洲的擴張，形成了橫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國」。這位皇帝或許不幸遺傳了哈布斯堡家族可怕的厚道下巴（他一生都為咀嚼困難苦惱），相貌給人呆滯、愚笨的錯覺，然而他卻是深思熟慮、行事果斷的傑出帝王。²⁰ 依尼高的新君主和他一樣，胸懷大志，亟欲在戰場上證明自己的能耐，而他們的機會很快來到。

號稱「戰爭之皇」的卡洛斯一世在位期間，西班牙的絕對君主制越發鞏固，對外戰爭不斷；身處美洲的「征服者」（Conquistador）大顯身手，佔領了伊斯帕尼奧拉島（Isla de La Española）、波多黎各、古巴，傳說胡安·龐塞·德·萊昂（Juan Ponce de León, 1474~1521）甚至在佛羅里達找到了青春之泉，而尚未聲名大噪的埃爾南·科提斯（Hernán Cortés, 1485~1547）正與他旗下的一小隊戰士準備航向墨西哥，他接下來將要攻陷一個巨大的帝國，讓中美洲的人從今往後都改說西班牙語。征服者們威名遠播，他們或許和依尼高一樣，出身不高（甚至更寒微），卻靠著勇猛、殘酷、謀略取得永垂不朽的榮譽，當載著異國貨物的船隻回到塞維亞（Sevilla），許多人傳述著以寡擊眾打敗美洲「蠻族」的事蹟，依尼高都看在眼裡。

依尼高是否為一位軍人，這是許多史家曾探討過的問題。

²⁰ 羅傑·克勞利（Roger Crowley）著，陸大鵬譯，《海洋帝國：決定伊斯蘭與基督教勢力邊界的爭霸時代》（臺北：馬可孛羅，2016），58~59頁。

不過一如前述，我們已瞭解他身處在尚武、好戰的時代，周圍的人也崇尚戰功彪炳的英雄，欽佩羨慕那些靠軍功取得地位與財富的人士，況且比起其他人，貴族子弟從小就受過更多的擊劍、馬術訓練，從軍更被許多貴族視為天職，對那些家境困窘的人而言，甚至是唯一的出路。即使我們不能說依尼高是一位「職業軍人」，他為納黑拉公爵（Antonio Manrique de Lara, 2nd Duke of Nájera, ?~1535）效命後，執行的大多都是軍事事務，特別是公爵身兼納瓦拉地區的總督，此處各方勢力犬牙交錯，仍有不少人不服從西班牙國王的權威，有了法蘭西的暗中支持，他們發起數次叛亂。依尼高想必非常認真看待自己的職責，他奉納黑拉公爵之命，平定了納黑拉以及吉普斯夸發生的叛亂與衝突，立下了功勞，但沒有多久即被公爵召回——因為一支強大的法蘭西軍隊正向邦普羅納（Pamplona）行進。²¹

自先王斐迪南二世以來，西班牙與法蘭西在義大利戰場上的殊死鬥爭便持續著，而卡洛斯一世繼位為神聖羅馬皇帝後，更是將義大利的衝突整合為瓦盧瓦王朝²²與哈布斯堡王朝之間的死鬥，衝突因而延燒到了法、西邊境的納瓦拉。1521年，邦普羅納遭到一萬二千名法軍圍攻，護守軍隊只有寥寥數百人，依尼高召集了家族采邑裡的人馬，偕同哥哥馬丁·賈西亞

²¹ Joseph Tylenda, *A Pilgrim's Journey: The Autobiography of St. Ignatius of Loyola*, pp. 7~8.

²² 瓦盧瓦王朝（House of Valois），於1328~1589年間統治法蘭西王國。

一起前往防守。²³ 在實力如此懸殊的情況下，按當時圍城戰的慣例，待法軍完成外圍的攻城工事，護守軍隊進行投降的談判是可允許的，那是自文藝復興式堡壘發明後攻城戰的常態。然而，依尼高卻以許多理由說服了指揮官繼續守城，鼓勵了眾人進行英雄式的、卻毫無希望的抵抗。²⁴ 他無法忍受不戰而降，寧可使整座城鎮、全體將士蒙受風險，只爲了追求英勇抵抗的榮譽名聲。

當時的他懷抱著必死之心，甚至在圍城期間向戰友們作了臨終的告解：他也要確勇往直前地拼死作戰。在 5 月 23 及 24 日兩天，法軍的重砲即便轟破城牆，他仍奮力抵擋敵軍，直到一顆砲彈擊碎了他的右腿，而且，「由於砲彈是在兩腿之間穿過，他的兩條腿都受到了嚴重的創傷」²⁵。那便是他追求榮耀的代價。或許在戰時，依尼高自詡這是一場英勇而光榮的戰鬥；多年後，已改名爲依納爵的他卻深深相信，那場戰鬥是出於虛榮。他在自傳中，對邦布羅納戰役的敘述簡略而平實，表示了他並不希望自己因那場戰役的愚勇與虛榮受到推崇，那發砲彈不僅是重創他的肉體，更摧毀了「他的自戀與妄自尊大」²⁶。

²³ Joseph Tylenda, *A Pilgrim's Journey: The Autobiography of St. Ignatius of Loyola*, p. 18.

²⁴ *Ibid.*

²⁵ *Ibid.*, p. 18.

²⁶ John M. McManamon, S.J., *The Text and Contexts of Ignatius Loyola's "Autobiography"* (New York: Fordham Univ Press, 2013), p. 11.

勝利的法蘭西人十分尊敬這位重傷騎士的勇猛，給予他良好的待遇，並將他送回家鄉安養。依尼高的傷實在太過嚴重，以致醫生認為需要將腿骨重新打斷再行接續，而文藝復興時期的外科手術尚未脫離稚拙、血腥、沒有麻醉與消毒的原始狀態，即使以當時的標準來看，依尼高也堪稱極為勇敢、倔強，「他始終不發一語，除了握緊拳頭外沒有表現任何痛苦的跡象」²⁷。當手術結束後，他幾乎奄奄一息，無法進食，健康情況每下愈況，瀕臨死亡，醫生建議他辦臨終告解，在聖伯鐸聖保祿慶節那天，醫生悲觀地聲稱，若他在午夜後仍沒有好轉，「他就可以將自己看作一個死人」²⁸。但依尼高奇蹟地逐漸痊癒，幾天後便脫離了危險期。

由於當初接續斷腿時，醫生將兩段斷掉的腿骨重疊固定，以致他的腿不但縮短了，接骨處還出現了難看的突出，這讓注重自己外貌的依尼高無法忍受。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時尚，十分崇尚男性擁有修長雙腿，時髦的服飾多是上身穿緊身上衣，下半身則是蓬鬆馬褲、緊身褲襪與長靴；他無法想像腿骨突出的自己作這樣的打扮，在眾人面前出醜。他要求醫生將腿骨突出處鋸掉，即便醫生警告他，將已接好的腿骨再次鋸開，會帶來比先前更巨大的痛苦、需要更多時間痊癒，當可怕的手術結束

²⁷ Joseph Tylenda, *A Pilgrim's Journey: The Autobiography of St. Ignatius of Loyola*, pp. 19~20.

²⁸ *Ibid.*, pp. 20~21.

後，還要長期拉直他的傷腿，但他「爲了個人的品味」²⁹，在所不惜。然而事實卻是，他從此成了長短腳，一生都跛足而行。

長期的復原時光使這位熱愛社交、舞蹈的年輕人感到百般聊賴，他向家人索要自己喜愛的騎士小說，但家裡卻沒有類似的文學讀物。他的嫂嫂瑪達肋納拿出家中僅有的兩本書：《基督傳》和《聖人傳記》³⁰。起初，這些書顯然沒有得到依尼高的注意，他時常發呆、幻想，想著腿傷痊癒後該如何重返宮廷與過去的生活；這段時期，他將注意力放在貴族仕女們身上，顯示一種風流不羈的性情，以及豐富的想像力，「他想像著自己將爲某位女士效勞，想像自己去她的住所，對她說那些機智有趣的言語，還有爲她做的那些騎士精神的行爲」³¹；我們也因此得知了羅耀拉家的年輕騎士，心儀的對象是一位地位非常尊貴的貴族女子，並非伯爵夫人，也非公爵夫人，「她的地位比其他人來得更崇高」³²。

偶爾發呆幻想、偶爾讀書的時光，持續了好一段時間，但依尼高漸漸地發現自己的意識起了變化；虔誠的大嫂拿來的書在他心裡留下越來越難忽視的痕跡，他開始被書中的聖人與善行所觸動。多年後，他謙虛地將之歸於天主的賞賜：

當他在閱讀我們的主以及那些聖人的生平時，他曾經

²⁹ *Ibid*, p. 21.

³⁰ *Ibid*, pp. 21~22.

³¹ *Ibid*, p. 22.

³² *Ibid*, p. 22.

停下來沉思，推理著：「如果我也做聖方濟所做過的事，或去做聖道明曾做過的事呢？」他的思緒因而沉浸在做好多善行的想像裡，並總是暗示他去做那些偉大而困難的事；然而，一旦他考慮付諸實行，那些事卻似乎顯得很容易實現。³³

隨著持續的閱讀，他開始感受到不同的念頭對自己帶來不同的感覺。有時，嚮往世俗宮廷的意識會壓過新萌芽的、對度聖潔生活的興趣；然而漸漸地，過往絢爛繁華的宮廷生活逐漸失去了色彩，舞蹈、飲宴、政爭、陰謀詭計、耳鬢廝磨與閒談八卦令他感到乾枯不快，反倒是「當他想到赤腳走到耶路撒冷，只吃草葉維生，並模仿所有聖徒實踐過的所有節儉行爲」³⁴，他便心生安慰。依尼高更敏銳地察覺到，即使那些想像遠去了，一種長久的幸福、快樂仍久久不散。他發現了自己的變化，從累積中的經驗裡瞭解到有些想法使他感到快樂，有些則使他難過，並逐漸領悟到「正在感動他的各種精神，一方來自於魔鬼，另一方則來自天主」³⁵。

至此，我們可以比較大膽地宣告，一個作為軍人、廷臣的依尼高死了，他懷抱騎士小說、駿馬、長劍、致贈女士們的小禮物和鮮花，與邦普羅納的瓦礫一起沉眠。朝聖者從傷口中誕生，他褪下了所有，空虛自己，準備帶著他的救主基督上路，

³³ *Ibid*, p. 23.

³⁴ *Ibid*, pp. 23~24.

³⁵ *Ibid*, p. 24.

前去一個比他以前所想過更光輝燦爛、更光榮的未來。

四、結語：踏上皈依天主的朝聖者

許多年後，那個曾經與西班牙宮廷仕女打情罵俏、仗劍傷人的巴斯克火爆浪子已垂垂老矣，他那不高的身材變得更加佝僂，曾經厲行苦行、長期禁食，使他的胃一天不如一天，腳底佈滿的老繭，是他徒步朝聖各地、踏遍大半個歐洲的證明。

儘管他已改名為依納爵，以往塑造他的那些事物，依然存在於這位聖人的性格裡：踏上朝聖之旅後，他仍有如十字軍一般兇狠地捍衛信仰，差點殺死倒楣的摩爾人；當他在茫來撒山洞時，也是以邦布羅納戰役時那不屈不撓的精神齋戒；甚至在依納爵已成為耶穌會總會長、編寫《耶穌會會憲》時，仍明顯地展露了許多類似軍人的用語，期許自己的弟兄們能具備軍人般的服從、忠誠、紀律，「無論何人，希望在我們願以耶穌之名為榮銜的這個修會中，在十字架的大纛之下，為天主服兵役，只給吾主及祂在世的代表羅馬教宗服務」³⁶。

當他向鞏路易（Luís Gonçalves da Câmara, 1520~1575）口述自己的生平時，他會想起自己如何從一個斷腿的徬徨青年，在熱火的驅使下拋下了所有的財產、華服，踏上皈依天主的朝聖之路；他會想起曾有一個摩爾人因冒犯他至愛至敬的聖母，差點被他用匕首捅死在路邊，卻是一頭驢子領著脾氣仍然剛烈的他走回

³⁶ 耶穌會中華省編譯，《耶穌會會憲及補充規則》（臺北：光啓文化，2010），耶穌會會典綱要1號。

大道上；他會想起在茫萊撒（Manresa）的山洞中經歷的一切，他渴望去愛，卻不敢被愛，他渴求救贖，用盡所有手段仍尋找不到救贖，他想放棄，甚至想要死去，卻撐了下來；然而，救贖來找了他，「天主對待他，就像學校的老師對待他所教育的一個兒童一樣」³⁷，多年後，依納爵對鞏路易如此說道。

他也很確像是一個孩子。在卡陶內河畔的神視，豐富得遠遠超過他後來所有學習的總和³⁸；他開始用新的眼光看待天主所創造的世界，學會了在萬物中去愛天主，也在天主內愛著萬物。自耶路撒冷朝聖歸來後，他也是以那樣的眼光看待天主賦予他的新任務，很清楚自己此後要一生為上主效力，救助人靈，為增進祂更大的光榮。³⁹

他在學校與年紀幼小許多的孩童一起學習拉丁文，徒步到巴黎唸大學，認識了兩位此生的摯友，其中一位方濟·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 1506~1552）還隸屬於當年邦布羅納戰役的敵對陣營⁴⁰。他們賺得了更多伙伴，一起發願成為耶穌的同伴，成為他的追隨者。他讓天主主宰自己的目光，以更超越的態度觀看這世界。

他謙卑地請求教宗的派遣，這位一生嚮往耶路撒冷的人留在了罪惡之城羅馬，他沒有和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鄙視臃腫

³⁷ Joseph Tylenda, *A Pilgrim's Journey: The Autobiography of St. Ignatius of Loyola*, p. 39.

³⁸ *Ibid.*, pp. 41~42.

³⁹ *Ibid.*, pp. 56~57.

⁴⁰ 艾坎立，《基督的僕人 I：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22~23 頁。

笨重的教會，卻反問自己：我可以做什麼？然後動身清理。他將耶穌會的總部設在羅馬，十五年間未曾離開，案牘勞形，只為恪盡自己的責任。他派遣會士前往海外傳教——即便是最親愛的摯友；他在歐洲各地建立學校、編寫會憲，以及他靈修的精華《神操》；他關心年輕修生的生活、為貴族豪門服務，也不忘在民間行門徒的職責——比如他在羅馬為從良的娼妓們募款，以建設庇護所聖瑪爾大之家（Casa Santa Marta），協助她們度更好的生活。⁴¹

他關心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一事，更能反映時代影響著他、卻不局限他的情景。作為西班牙人、徹頭徹尾的天主教徒，即使收復失地運動的歷史使那些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在伊比利半島並不罕見，他也理應會受到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影響，將迫害猶太人視為常態，畢竟，全歐洲都長期排擠這個不幸的族群。然而他卻反對當時沒收猶太人財產、剝奪他們繼承權的風俗，努力安置許多猶太裔的「新基督徒」，使許多猶太人跟進皈依，也讓許多羅馬的達官貴人願意出手相助⁴²；更甚者，依納爵的心腹迪牙哥·萊內斯（Diego Lainez, 1512~1565）便是猶太人，他同時也是耶穌會的第二任總會長，無論是在特利騰大公會議（Concilium Tridentinum）⁴³，還是耶穌會的發展，他都有無與倫比

⁴¹ 同上，66 頁。

⁴² 艾坎立，《基督的僕人 I：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66~67 頁。

⁴³ 特利騰大公會議，乃天主教會於 1545~1563 年間在北義大利的特倫托（Trento）與波隆那（Bologna）召開的大公會，對天主教教理作了完整的澄清與整理、聖經的權威版本、重新整頓教士的

的偉大貢獻。⁴⁴

又許多年以後，在依納爵長眠地下後，即使日後萊內斯的血統使他遭受到許多人的排斥，甚至反對他就任總會長⁴⁵，他也會記得當初依納爵看待自己的方式，讓他同時認識到天主如何看待他。或許，當萊內斯總會長在血統面臨質疑後的某個夜晚，惡神使他心靈難以平安時，他會想起他們親愛的會父曾於一次聚餐中，真誠而熱切地向眾人坦白一個人若擁有猶太血統，是一個多麼特別的恩寵：「想想看！一個人可能在血緣上與我主耶穌和萬福童貞聖母瑪利亞是親戚呢！」當他說這些話時，臉上帶著如此生動的神情，眼淚在眼眶中打轉。這件事使我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⁴⁶

歷史環境或許打造了耶穌會之父依納爵，為這位巴斯克男子鑄下一個雄心壯志、愛慕虛榮、魯莽衝動的模子，但他的皈依使天主注入了血肉與氣息，使他的眼光飛越了十六世紀，直至今日仍教人驚奇不已。會祖開明的態度，為萊內斯、沙勿略、波吉亞以及無數繼往開來的耶穌會弟兄指引了一個新的方向，一個不受時代限制的光輝之處，在那前方，是愈顯主榮的道路。

紀律、確定拉丁文為主的特利騰彌撒儀式等因應新教浪潮的舉措，被視為梵諦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前最重要的大公會議之一。

⁴⁴ 艾坎立，《基督的僕人 I：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108~109 頁。

⁴⁵ 同上，108~109 頁。

⁴⁶ James W. Reites, S.J., "St. Ignatius of Loyola and the Jews", *Studies of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American Assistency Seminar on Jesuit Spirituality, 1981, p. 17.